



当前日本最炙手可热的推理小说家

黑暗馆不死传说 下

〔日〕 绫辻行人 著 曹宇 译

珠海出版社



館シリーズ 08

珠海出版社

黑暗馆不死传说_下

[日] 绫辻行人

曹宇 译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10-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馆不死传说. 下/(日)绫辻行人著;曹宇译.

—2版.—珠海:珠海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53-0505-0

I. ①黑… II. ①绫… ②曹…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4437号

ANKOKUKAN NO SATSUJIN

By YUKITO AYATSUJI

© YUKITO AYATSUJI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黑暗馆不死传说

©[日]绫辻行人 著 曹宇译

策 划:潘杜鹃

责任编辑:王 薇 刘晓英

装帧设计:王姝瑶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0756-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hs.net

E-mail:zhchs@zhchs.net

印 刷: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27.75 字数:789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505-0

定 价:56.8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十七章

回忆的火焰

1

在青白色迷雾的笼罩中，我又茫然了。时间长得让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一直在茫然之中，连自己是谁、为何在这里、做什么都不甚清楚。

不过，在意识的角落中，我隐约感到迷雾消散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还隐约预感到——在我慢慢睁开的视野中，将会出现什么。

是那座西洋馆。

红瓦的高墙。紧闭的青铜格子门。门里面那陈旧的两层西洋馆。咖啡色木制骨架附在暗淡的象牙色墙壁上。坡度很陡的藏青色房顶和带着些许神秘的天窗。那仿佛是隐藏着无限秘密的异国城堡……

我不可能再与那早该湮灭的建筑重逢了——啊！是的，我又在做梦。这是在梦中出现的情景。和昨夜之梦一样。不，不只是昨夜？之前我一定也做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同样的梦，只是已经忘了年前那个夏末的梦，当时我才八岁。

迷雾散去，红黑色的晚霞在天空中扩散开来。不知从哪儿响起了毛蜩的叫声。回头一看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不在身后。

弟弟不在。

我独自一人。

——怎么啦，满身是泥？

现在已无法再见到的那个人——母亲的声音，突然在耳朵深处响起。

——你们玩什么呢？

——那可不行哦。

……妈妈！

——你还是哥哥，竟然……？

……对不起，妈妈！

——不能随便进别人家！

……但是，那宅子现在空无一人。

——不许回嘴！

……是，妈妈。

温柔美丽而又冷漠可怕，仿佛近在咫尺又好像远在天边。关于母亲的记忆无可奈何地被凝固在此。

——要是有个万一怎么办？

……对不起，妈妈！

——下次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让你爸爸臭骂你一顿，知道吗？

……是，妈妈！

父亲叫保治，母亲叫晓子。她是个非常适合穿和服的美人。

……对不起，妈妈！

我小声说着“对不起”，手却伸向格子门。缠在门上的锁已被切断。不用费力，大门就发着轻微的嘎吱声缓缓地开了，吸引我向院内走去。

我穿过荒废前院的红砖小路。满地枯叶在突然吹过的干燥的风中发出耳语般的声响……突然，我发现——

季节不同。那不是11年前的那个夏末。那时秋意已深，变色的树叶开始从树上掉落的时候……

……啊，妈妈！

在挥之不去的罪恶感的折磨下，我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去。

小径深处出现了房子的大门。而且，在那扇褐色双开门前，我看到裹在柳绿色和服内的那个人的背影。

……妈妈！

毛蜩仿佛受到惊吓，鸣叫声戛然而止。头上晚霞也随之猛然鲜红起来，我心中一阵战栗。

……不要，妈妈！

我想大声喊，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想追上去，但怎么也挪不动腿。

……不要，妈妈！

……回来，妈妈！

她没有感应到我在心中的叫喊，打开门，消失在西洋馆中。

……妈妈！

我浑身无力，呆若木鸡。晚霞的红色愈发鲜艳，云层膨胀开，几乎覆盖住整个天空，片刻后，鲜红刺眼的雨开始从云层中落向地面。雨……不，不是雨！那不是雨，是火焰！无数滚滚燃烧的火焰，宛如火山熔岩，向着她进入的西洋馆倾泻而下。

眨眼间，火焰点燃房子，整个建筑熊熊燃烧。晚霞下的天空不知何时失去了光亮，取而代之的是夜空的黑暗。无情的红黑色的熊熊火焰，猛烈炙烤着周围的黑暗。

——不行，不能靠近！

不知是谁的声音在身边响起。

——危险！快，退后！

这是聚集在火灾现场的大人们拦阻打算靠近房子的我而发出的命令。

……妈妈！

我哭喊着。

……啊，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对，是的！11年前的那个秋夜，我的母亲就这样成为了不归人，享年31岁。对于周围人来说，她死得实在太早，太突然。

那天的真相到底在哪儿？

从那个秋日傍晚直到深夜，在我家附近的那栋西洋馆中发生了一场大火。转天早晨，从灰烬中，发现了一具被认为是我母亲的焦尸——我觉得大家所知道的恐怕仅此而已。

空房里发生如此大火的原因无法判断。是人为纵火、自燃，抑或是事故呢？火灾原因最终不了了之，事情就这样过去。

据说她——母亲是独自冲入已经着火的房子中的。一副走投无路的樣子，嘴里不停说着什么……这是几个在现场目击者的证词。

火灾发生几十分钟后，我才知道。之前自己在哪里，做什么，已经记不清。惟一能确定的是自己并不在家。我想可能独自外出了，但没留下更具体的记忆。

当我赶到现场，火势已经猛烈到连赶来的消防队员都感到害怕的地步

了。闻知母亲好像在里面，我惊讶、慌乱，想靠近建筑却被大人们拦住，只能站在那里哭喊。当时的状况，连训练有素的消防员都无法冲入救人。

说不定母亲是为了寻找我才跑进那栋房子的。

我私下这么认为。

同一年的那个夏末，由于弟弟的告状，我被母亲怒斥一顿。但是，在那以后我还是继续独自潜入那栋西洋馆。或许母亲发现了我的行为，所以在火灾发生的那个傍晚，她以为不在家中的我还在那栋房子里玩耍，所以……

这么想或许只是我愚蠢愿望的表现而已。

如果她不顾生命安危，真是挂念自己的孩子——不是弟弟，而是我——的话……如果真是那样？……在我暗自这样期望的贫瘠的内心深处，当然也强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希望。因为果真如此，那就是说她是因为我才被卷入火灾而丧命的。是因为我，因为违背她的命令继续潜入那栋西洋馆的我……

……就这样——

关于她的记忆被固定于此。温柔美丽而又冷酷可怕，仿佛近在身旁又好像远在天边，……关于她的记忆以这种矛盾的形式，被包裹在无法修正的坚硬厚壳中。

今年5月的那个晚上，在白山玄儿家附近发生了火灾。当时的情形和状况让因为事故而暂时丧失记忆的我回忆起11年前的这件事。

2

在无尽的梦中，无情的大火依然熊熊燃烧。

——这可不行啊！

火焰深处响起母亲的声音。母亲被烧得面目全非，浮现在炙烤着黑暗的摇曳的火焰中。

——这可不行啊！

那声音，那张脸慢慢变成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和脸。

——多保重！

……啊，这是……

——你一定要多保重啊！

这声音，这张脸！

对，这是她的声音，她的脸；住在家乡，比我小两岁的……

去年春天，在我 18 岁生日的那天，我和她订了婚。两家按照老风俗交换婚约，这么早就订婚在现在的确少见。

她是我表妹，现在就读于当地的女子高中。在我去东京后，她不到两星期就会写一封长信给我。当我暂时性失忆，住在玄儿家的时候，她总收不到我的回信，担心不已。

——你好吗？

这是她的声音，她的脸。

——在大学，要好好学习呀！

这是她的……不，等等！她……她叫什么来着？她的姓氏，她的名字……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起来？是因为在梦中吗？还是我又丧失记忆？

不知为何，我忘记姓名的她的脸，这时恢复成 11 年前的母亲的样子。但是，当我刚想喊“妈妈”的瞬间，又变成她的样子？……无需迷惑。

是的，现在无需再深入思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希望能从表妹的样子、声音……或许是她的整个人上，找到已故母亲的身影。——我早就知道，早就意识到。

——喂！

这呼唤我的声音是那个约定终身者的声音，也是现在再也无法见到的母亲的声音……

——喂！

这声音晶莹剔透，又像是小鸟的鸣叫声……

——喂，中也先生！

……不对。这，这声音是……？

——你很吃惊，中也先生？

——你生气了，中也先生？

摇曳的火焰中浮现出的那张脸不断扩大，然后慢慢裂成两半。

——喂，中也先生！

——我们有事相求，中也先生。

是美鸟和美鱼。这对美丽的畸形姐妹的面容完全相同，声音也如出一辙。

——不行吗，中也先生？

——你讨厌我们？

……我是一个人，你们是两个，所以那是不允许的。我慌忙回答道。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结婚，就犯了重婚罪。

——这没关系。

——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人。

——是啊是啊，我们两个是一个人。

……两个是一个人！她们俩从肋腹部到腰部一带结合在一起，是世上罕见的“完全的双重体”。

——我们一直在一起？好吗，中也先生？

——永远在一起……好吗，中也先生？

这对双胞胎露出天真而妖艳的微笑，突然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侧。日光所至之处，出现一个黑色长发的女人。苍白纤细的脸型，心不在焉的表情……她是这对双胞胎的母亲——美惟！

——我们出生的时候，母亲非常吃惊。

——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惊讶。

对于亲生母亲，美鸟和美鱼到底怎么想？她们是以如何矛盾的心态看待亲生母亲的呢？

想着，想着，双胞胎的脸消失了，她们沉默的母亲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圆睁双眼、噙满泪水的女性的脸。是望和！

颤动的长睫毛，哭得红肿的眼睑。

——你去哪儿了，阿清？

从她那涂着口红的小嘴唇里发出纤弱而悲伤的声音。

——他有病。

——如果不看着他……可是，你知道吗？那是我的错。

——他的病是因为我……所以啊，我真想代替他。

——是真的，我是真的……

她的话戛然而止。原因很清楚。那淡红色的围巾深深地勒住了她那柔软雪白的脖子。

看着看着，望和的样子变了。从悲伤、忧郁变成了丑陋地瞪着白眼的苦闷表情。缺少血色的苍白肌肤，因为突然的淤血而变成红紫色。

在没有火焰的黑暗夜空处，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这悲惨的变化。那是秃顶的头上戴着灰色贝雷帽的阿清吗？这个九岁少年长相苍老，他那

干枯的嘴唇微微蠕动着。

——妈妈……

嘶哑地低吟。

——不要……再这样……

这个少年究竟怎么看待自责的母亲？他是以何种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亲生母亲的呢？

当他知道亲生母亲被人杀害时，又会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现实呢？

持续燃烧的火势不知何时明显减弱了。过了片刻，望和的脸和阿清的身姿也融化在黑暗中。这时，火焰也几乎快消失了，在梦中的意识深处，我依稀预感到这梦即将结束。但是……

预感竟然不准。

一个异国美女取代消失的火焰，出现在眼前，她身后是无尽的黑暗。

她的长发一直垂落到胸口，乌黑乌黑的。她那深褐色的双眸锐利地看着我。她肌肤白皙，略显病态。鼻梁高而挺直……这明显不是日本人的面容。鲜红色的嘴唇泛出堪称妖艳的美丽而性感的微笑。

我顿时想起来。

这是昨夜在西馆二楼的宴会厅中看到的那幅肖像画。是第一代馆主玄遥从意大利带回来做妻子的女性。是玄儿，还有美鸟、美鱼、阿清的曾外祖母——达丽娅！

——吃！

肖像画中本不该动的美女的嘴唇，出人意料地动了起来。但响起来的却不是达丽娅的声音，而是昨夜“宴会”上听到的，由浦登家的人们发出的异样的唱和。

——吃！

——吃，那个！

——吃，那肉！

正在这时，之前一直处于旁观者的我的角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本应该独自站在燃烧着的西洋馆大门附近，但瞬间场所转换，我坐在了宴会厅的餐桌旁、与昨夜相同的位子上。

房间里除了我，空无一人。和昨夜一样，四处点着红蜡烛，屋里飘荡着奇异的香味，仿佛是甜的，又好像是酸的，似乎还有点苦。

在桌子中央，摆着盖着白布的盘子——一个非常大的椭圆形盘子。鼓

起的白布让人感觉出大盘中菜的大小。到底里面是什么菜？

……我好奇而又害怕地盯着那鼓起的白布。

过了片刻，穿着黑色肥大衣服的“活影子”——鬼丸老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他把兜头帽压得低低的，依然让人看不到他的脸。

鬼丸老走到桌旁，双手抓住盖在大盘子上的白布两端，对我说了句：“请用餐！”

他用嘶哑的声音颤巍巍地说完，一下把白布从盘子上掀掉。

然后，我看到……

——吃！

肖像画中，达丽娅的嘴唇动起来，从她嘴里又传出了浦登家人们的声音。

——吃，那肉！

漆黑的大盘子里盛着我从来见过的菜。

整体的大小仿佛烤全猪，但那绝不是猪。覆盖着墨绿色的大鱼鳞、仿佛巨大鱼尾的部分冲着我，但那绝不是鱼。被鳞片盖着的只是它的下半身，上半身不仅没有鱼鳞，而且肌肤光滑，连一根体毛都没长，还有两条胳膊，手上也有五根手指——啊，这是什么？

这个异形的生物到底是……

“人鱼”这个词，终于慢慢地浮现在我脑海。

人鱼？

这是人鱼？这是人鱼吗？

传说中住在见影湖的人鱼！难道它的“肉”就是一年一度的“达丽娅之夜”的“宴会”上被享用的食物吗？

用人来比较的话，它身长如三岁婴儿，确实具有人鱼的形态。

这是已经烹饪好的，还是没做任何加工？一眼看去，无法判断。至少没有烧煮过的样子。感觉还活着。脖子以上的部分用另一块黑色如头巾般的東西盖着。那下面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想着就毛骨悚然。

是男还是女？露在外面的上半身是如婴儿一般的中性体型，无法判断。说起人鱼，一般想到的是女性，那么头巾下面的会是天真无邪的少女的脸呢，还是半人半鱼的恐怖面相呢？

鬼丸老再次从房间角落的暗处来到桌旁。手里拿着长长的切肉刀。

我只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屏息看着他的动作。

切肉刀的刀锋靠近盘上人鱼的腹部——正好是鱼鳞和皮肤的交界处，一下切下去。瞬间，啪的一声，鱼尾仿佛跳动一下。但它的上半身纹丝不动，所以这恐怕是神经反射。

肯定死了，我对自己说，不会还活着。如果活着，不会这样……

刀锋所到之处，血一点点地从切口处渗出来。那血也是鲜红的。鱼尾只在最初的时候，跳动了几下。人鱼的腹部被小心切开，其下是黏滑而闪光的内脏。我不由想起以前在生理课上被迫做的鲫鱼及青蛙的解剖实验。

结束“工作”后，鬼丸老用黑衣下摆擦净满是血污和油脂的切肉刀，又退回房间角落里。

——吃！

从肖像画中的达丽娅口中又传出人们的声音。

——吃，那肉！

但我依然一动不动。人鱼被剖腹的场面过于血腥、恐怖，让我根本没心情品尝。

我把头扭向一边，闭上眼睛。祈祷这个噩梦早些过去，然后慢慢地摇摇头，战战兢兢地睁开双眼。

房间里，情形大变。

刚才，还只有我独自一人，现在，浦登家族的人按照昨晚“宴会”时的顺序，围桌而坐。有当家人柳士郎、美惟和那对双胞胎姐妹、坐在征顺和望和中间的阿清，还有玄儿。

——吃！

八张嘴同时张开，说出同样的话。

——吃，那肉！

八人一起站起来，将手伸向桌上的大盘子。他们直接用手抓住盘子里被小心切开的人鱼的腹部，有的从上面撕下肉块，有的拉出了内脏。然后一言不发地向着惟一没有伸手、纹丝不动的我的身边汇集过来。

——吃！

柳士郎说着，将手中的肉片塞入我的嘴里。

——吃！

玄儿说着，将手中的内脏碎片塞入我的嘴里。

我无法抵抗。从征顺的手里，美惟的手里，望和的手里，美鸟和美鱼的手里，还有阿清的手里……当肉片和内脏一个接一个的塞入嘴里的时候，

我只能强忍呕吐，将它们咀嚼下去。半途，我呼吸困难起来，眼泪也夺眶而出。但是，即便如此我还得一个劲吃下去。

腥臭，生铁味，有些涩，但好像还有一丝甜味……这就是人鱼肉的味道吗？吃完这些肉，我就成为他们的“伙伴”了吗？

——那么，现在……

回到座位上的当家人用他那浑浊的双眸环视一圈，充满威严地低声说——让我们看看今天晚上的“脸”吧。他起身将手伸向盘子，拿下盖住人鱼脖子以上部分的黑头巾。

出现的是人脸，而且我很熟悉……不，不止是熟悉！从我出生时，它就一直跟着我，恐怕这世界上无人比我更知道它的特征……啊，怎么回事？那个——那不正是我，我自己的脸吗？

因为惊愕和恐惧，我大叫起来。但那叫声并不是从我的嘴，而是从大盘子上那和我长得一模一样、血淋淋的人鱼的嘴中发出的。

——你吃惊了，中也先生？

双胞胎咯咯地笑起来。

——你讨厌受到惊吓？

我还在叫着。从人鱼口中，还在发出叫声。我半癫狂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向房门跑去，希望能尽早逃离这里。就在这时，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在脚边动起来。

一看，是裹着泥的头盖骨。不仅如此，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在这间屋子里，散落着无数的白骨。这——这些都是人的白骨吗？还是过去在这间宴会厅中被吃掉的人鱼的……

因为过度惊吓，我再也挪不动步，胆战心惊，又大喊起来。盘上浑身鲜血的人鱼随即又发出叫声。和我长相一样的脸因为过度的恐惧而扭曲，嘴张大到了极限……突然，有东西从他的嘴角蠕动而出。黑色、闪着光的细长生物……

……那是蜈蚣！

我刚反应过来，人鱼的嘴继续裂开，一直撕裂到耳边。无数的蜈蚣从那里钻出来，仿佛黑亮的石油喷发。

几乎在一瞬间，桌子上满是蜈蚣。眨眼间它们如雪崩般落到地板上，扩散到整个房间，爬到我僵直的身体上……

……我感到剧痛。

在右臂上。

在臂肘的内侧附近——难道我又被那令人厌恶的节肢动物的毒爪……

“啊！”

随着短促的喊声，我坐起来。终于，我从这漫长的噩梦中醒了过来。

“没事吧，中也君？”身边响起玄儿的声音。

“玄儿。”

“来，躺好。”

我在床上，身上盖着厚毛毯，至少上半身裸露着。

“来，中也君！”

在玄儿的催促下，我重新躺好，把头枕在枕头上。

玄儿就在我的身边。他坐在床边，不知为何，用左手紧抓住我的右臂。

“玄儿？”

剧烈的疼痛。这疼痛与方才梦醒时分的剧烈疼痛不同——在被玄儿握住的右臂上，在右臂的肘内侧附近。

“啊！玄儿，你在……”

“没什么，不要动！”

说着，玄儿握住我右臂的手又使点劲。我想确认一下疼痛的原因，便再次欠身看看玄儿的手。我看到了——

在被握住的右臂的肘内侧，在白皮肤下的青色静脉中一根就要被拔出来的针。

3

我马上明白了，那是玄儿右手上的注射器。他是在为失去知觉的我注射药剂吗？这么一想，我尽管感觉到莫名的不舒服，但还能够理解。

玄儿放开我的手臂，从床边站起来。这时，我看到注射器中还残留少量液体。是因为我突然跳起来而没能把准备的药物全部注入吗？——不过，啊，那液体的颜色是怎么回事？那厚重的红色，好像……对，好像人的鲜血。

虽然一下子我感到了些许疑惑，但并没有再怀疑下去。不，老实说应该是没法继续怀疑下去。因为我刚刚苏醒，而且意识还处于半朦胧状态。噩梦的余韵仍紧紧盘绕在脑海，我怎么也无法将思考集中到眼前的现实中

来。

我将视线移向右臂。从打针的静脉处渗出红色的血珠，慢慢膨胀，眼看就要崩裂出来。空气中微微飘散着酒精气味。臂肘内侧凉丝丝的，还有些许疼痛。

玄儿伸手将脱脂棉按在注射处，贴上胶带将其固定住，然后让我弯曲手臂。

“就这样，待一会儿。”他命令着我，“好了，躺下来吧。”

我听话地再次将头枕到枕头上。

“做了一个大噩梦吧？中也君。”玄儿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看我的表情，“做了什么噩梦啊？”

我想回答，但发不出声。渐渐模糊行去的噩梦记忆又慢慢恢复，在心中扩展开。我觉得，一旦自己用语言表达，就可能在瞬间被再次拽入同样的噩梦中。于是，我避开玄儿的视线，将头枕在枕头上，轻轻地摇摇头。

“难不成……”突然，玄儿眉头紧缩，轻声嘟囔着。

“难不成，中也君，你……你还记得发生过什么吗？”说着，他将脸凑过来，让我无法避开他的视线，“自己是谁？这是哪儿？现在是什么时候？在你晕过去前发生了什么？这些你不会全部忘记了吧……”

啊，是吗？原来玄儿又想起今年4月我们遭遇的状况了。大概是他看到我茫然的样子，突然担心记忆恢复的我会像那次一般丧失所有的记忆吧。

——所谓记忆，似已全无。

中原中也《昏睡》中的片断朦胧地在大脑中浮现起来，又仿佛渗入水中，烟消云散。

——漫步道中，不禁目眩。

“这是哪儿？”我反问道，但我并不想让玄儿更加担心，“现在到底……”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完全记得自己是谁（……自己是谁？这突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疑问，跃然纸上），也知道这里是被称为黑暗馆的浦登家族的宅子。我还能详细地想起导致我失去知觉的前因后果（马上又被吞没在混沌之中……）。但是，关于那以后——当我深陷在那毛骨悚然的“人骨之沼”的泥泞中，意识远离现实——的事情，自然完全都在我的记忆之外了。所以……

“这是哪儿？这个房间……”我又问，“现在到底……我昏迷有多久